





第八七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詩	詩	讀
說	經	卷
記	割	詩
		質
		疑
		首

清惠周惕撰……………一

清楊名時撰……………三三

清嚴虞惇撰……………四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卷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勝錄監生臣畢柱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說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說三卷

國朝惠周陽撰周陽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密雲縣知縣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陽其初始者也是書于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證其大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旨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為正六月以下為變文王以下為正民勞以下為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擬為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為文王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至謂頌兼美刺義通于誦則其說未安考鄭原成注儀禮正歌備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

總校官臣陸費瑔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二

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核以經文無歌後更
誦及一歌一誦之節其周禮瞽矇職曰誦誦
詩鄭注謂闕讀之不依永也則歌誦是兩事
知頌誦亦為兩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謂證以
國策禮無歸寧之文訓歸寧父母為無父母
遺懼之義考歸寧文見左傳于禮經必有所
承何休注公羊傳稱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
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

寧其學亦必有所受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非
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
弟弗與同席而坐弟與同器而食其文承上
許嫁而言則已嫁而反是即歸寧之明證不
得曰禮無文矣然其餘類皆引据確實樹義
深切與楊服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
殊焉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卷上

密雲知縣惠周惕撰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大小義存乎小大也詩序之言曰雅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大小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政之名立而雅難之端起矣雅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也老阿鹿鳴同一求賢也大小何以分耶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故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也老阿為成王鹿鳴為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宣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為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

家之說朱氏於理為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

既以政為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辨難之所以紛紛也

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

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

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小大

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小大也

公羊傳曰什一而我頌聲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雅詩家父作頌以究王謫左傳聽與人之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刺亦可言頌矣國語替獻典史獻書師箴賁賦賁誅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詩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解師曹請為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秘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比音曰歌舉其詞曰頌也豈宗廟之詩既歌之而復誦之歟抑

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歟既比其音復誦其詞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至于所刺所諫欲聞其人之耳故亦曰頌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又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豈即頌之義也歟

鄭氏頌譜頌訓為容蓋漢讀然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為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誦即頌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卷上

正變之說出於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幽風其後諸儒

皆從之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

見叔氏集

說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

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

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衛宣刺鄭莊刺時

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已閔

無臣思周道大夫閔時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復古此

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為勸刺者可以為懲故正變

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為正十三國風為變鹿鳴以下為正六月以下為變文王以下為正民勞以下為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卷上

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為詩則周召十三國風不得謂

之詩歟雅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

諷諭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數也即曰十三國

風朝會燕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

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數也苟風與

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亡

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按小雅六月序

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于幽厲矣列國之詩終

於株林澤陂則風亡於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於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於無王風之亡亡於無霸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齊晉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郟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五

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枋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也詩之所以亡孟子固徵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為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于物

而後興即所興以為比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褰裳株林清廟之類直指其事不假比興其餘篇篇有之傳獨於詩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始謂之興則幾乎偏矣詩或先興而後賦或先賦而後興如簡兮至卒章始云山見有榛檻有苓之類是也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為興則又拘于法矣文公傳詩又以興比賦分而為三無乃失之愈遠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六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闕雅興詩也而兼于比綠兮一詩比也而兼于興頌升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或

曰文王於商為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為王者太妣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後於諸侯則周南宜後於召南矣有是理乎昔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魯詩哀周之說以為近之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於理未安然于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按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為何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以為太妣耳儀禮鄉飲酒鄉射

享皆有樂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者極多何風獨不然也難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妣無與耶曰不然也作詩之意或本于文王太妣而周公隸之為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為后妃夫人者矣周自姜嫄兆祥至太王有姜女王李有太任文王有太妣累世婦德至太妣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故說者據是為文王耳其實不可考矣若泥是求之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謂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周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為周南召南其說然歟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樂記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漢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維翰之語鄭或據是以為文王然以召南言之甘棠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為西伯矣而復命召奭是一國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為商紂耶為文王

耶揆之二者俱未安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詠其事而歸美焉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繫之所謂善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微獨二南而已幽七月八章舊謂詠后稷先公時事未嘗以是為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獨謂之文王何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尊魯故巡狩述職不陳其詩其果然者耶幽厲以後王者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耶天子賞罰視其詩之貞淫天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于天下乃併其美而掩蔽之安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卷上

九

其尊魯耶縱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徧及諸國而魯乃寂無歌詩又何耶魯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於王者之後蓋言褒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蓋言貶也是皆泥風為諸侯之詩雅頌為天子之詩故致論說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類案詩問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

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足以破眾說之紛紛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十

詩說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卷中

密雲知縣惠周惕撰

其風肆好風之義也風自火出家人關雎之義也觀風之所被君子知及物之理焉求風之所自君子悟反身之學焉

葛覃之詩曰葛藟曷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蝦蟆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卷中

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抵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各自為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為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今可據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并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一條著其儀節云何

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于未昏

之前而略于既昏之後如此其疎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於何知之於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寧之禮合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寧惟是春秋桓三年書齊侯送姜氏於譚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於洮皆譏也齊僖于姜氏魯莊于伯姬父子也父之于子猶不可送焉會焉况女之來歸於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非禮乎曰此毛傳之悞非詩意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云云蓋以其為女知其能為婦所謂無父母詒罹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意然也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為知禮也夫

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也杜氏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卷中

二

先于趙必有所據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未可必其為桓公女也

又六國時左師觸龍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返六國時且然而況文武之世乎

桃之花後於梅而詩以興男女之及時梅之花先於桃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而詩以興婚姻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猶草木之美在果實也桃後梅而花反先梅而實故曰有貴其實言桃有實則成樹猶夫婦有子則成家也若頃筐墜之則過時而美盡其育不繁矣易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人臣之於公也勞則於私也必逸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而家無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營無私交也不然張湯之造請諸公無間寒暑有終日矻矻

而不暇者矣何委蛇之有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昏義塔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塔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愛之深不覺詞之昵也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詞也又左傳有返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為言若箋言禮饋則納徵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詩疑問曰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合樂二南六詩召南曰鵲巢采芣采蘋不及草蟲何歟朱氏發其端而未有解請得而臆對之鵲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芣言奉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于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鄉射燕飲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衽席於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

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於褻矣牀第之言不踰閭
況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
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
廢夫人之禮詩之不歌草蟲蓋坊民之微旨也問者曰
然則召南有淫詩歟曰不然序言能以禮自防則樂而
不淫者也

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考

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傳曰凶荒則禮殺猶有物以
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疏曰禮雖殺須有
物以將之故欲得用麕肉也如此則詩人所言甚為有
禮而序何言惡無禮乎且吾未聞昏禮之用麕肉也按
史記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遠方用幣煩費不
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繒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則古之行禮有幣必有
皮也故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注謂執

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則納吉納徵皆有皮
幣皮以鹿皮也又昏禮摯不用死帛必可制今日死麕
則不中禮之皮矣曰白茅包之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
簡將之矣非禮而求皆有誘之道焉故曰吉士誘之也
林有檍檍野有死鹿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檍檍之不成
林也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
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夫冠昏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節野麕之刺興豈因下何彼穠矣之詩亦疑此詩為
東遷時作耶

何彼穠矣明言平王而舊說以為武王安城劉氏引穠
樓之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以實之
蓋昔人誤認二南為文王時詩故曲說美言先後承襲
若此不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
者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如甘棠行露為思慕召伯則
非作于召伯在位之日矣何彼穠矣安知非編詩者錄

入耶周室既微而王姬下嫁尚循婦道則闕雕鵲巢之化及於後者遠而被于人者深矣於是美而附之召南所以教天下之婦道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為齊襄公一在十一年為齊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肅雝之義求之疑是歸桓公者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傳曰齊侯來逆共姬共固美諡又與肅雝之意合也

儀禮賁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中

嫁之車遠送之未知何據恐是采齊魯韓三家說也單襄公曰早麓之榛櫟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匭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彼茁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繫二南之終一繫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邶鄘先衛魏先唐或曰不與衛晉之滅國也然檜滅於鄭何以不先於鄭且晉之滅魏左氏傳有之衛之滅邶

鄘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今讀其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邶詩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淇上衛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鄘詩曰在彼中河邶曰河水彌彌衛亦曰河水洋洋誰謂河廣俱非隣封異域也李札觀樂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邶鄘何如也又鄘詩所謂沫鄉即酒誥所謂沫邦沫正康叔始封之地而詩言云然則邶鄘故商之諸侯武王滅之以封康叔者也邶鄘既滅衛之名邑尚仍其舊故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中

以所作詩繫之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都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邶鄘蓋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說蔡氏於康誥辨之詳已張氏曰邶鄘衛其音類也故李札觀樂歌邶鄘衛則合之歌魏歌唐則別之歌鄭歌檜則達之別之可也達之義則鑿矣

燕生子則委巢為戴鳩凡也
燕鳩知雨則遂婦為棄婦

詠也三章
張之鸛聞音則鳴和為朋友言也代鸛性善飛得

風而逝譬賢者之見幾決也張雖性專一擇木而巢教

使臣之行止慎也四杜
三章鳩無戾天之翼言亂政之治難

期也小隼無一定之棲言說言之息無時也馮

風作而雨隨之夫婦之象也風生而雨益之朋友之義

也然風甚者雨止雨甚者風息故夫婦有相棄非其和

也朋友不能終過其節也此風雅所以皆取興於谷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也

邶風誰謂荼苦大雅董茶如飴一謂之苦一謂之甘物

性土宜何以相異如是按董有二種爾雅曰醬注謂董

葵即內則董豆粉榆之董曰芟注謂烏頭即晉語驪姬

實鴆于酒實董于肉之董茶有三種一苦菜一茅秀

有女如一陸草以毒茶
茶是也茅秀陸草不可食風雅所謂董

茶明非烏頭茅秀陸草而皆可食矣士虞禮夏用葵冬

用菹注董類也爾雅茶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本草茶

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

則知茶與董同時而生同時而食故詩人以二物並舉

也然爾雅於董茶俱言苦而本草獨言董味甘邢昺爾

雅疏則謂古人語倒董之言苦猶甘草謂之大苦則董

之味甘可知董茶同類不應董甘而茶獨苦也竊嘗深

求邶風詩人之意茶本不苦而謂之苦猶已本不惡而

謂之惡愛憎之情乖美惡之形變也昔人誤解邶風郭

璞因邶風誤注爾雅幾疑雅詩所言乃是抵調置詞亦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

可一笑矣孔疏謂周原土地之美物之苦者亦甘遂以

烏頭釋董信如孔說將使鴆生於周亦不殺人者耶苦

董董草爾雅分別言之亦不容混也

陸璣詩疏茶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亦

一證

蝦蟇在東陰方之氣交於陽為女惑男而蠱朝濟於西

陽方之氣交於陰為男先女而咸故得雨則虹滅陰陽

和也先女則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奔此之謂也

詩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韓侯則曰汾王之孫蹇父之子永嘉陳氏曰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也余謂詩人之意不止此盖有重婚姻別姓氏之義焉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衛宣公為子娶於齊而自為則昏姻亂矣聃叔娶于鄭晉獻娶於賈魯昭娶於吳則姓氏不辨矣惟為明著其所自來曰此某氏之男某氏之女則顯然有卑不得配尊賤不得配貴同姓不得通昏姻之義此詩人之微旨春秋之筆法也故太史公作外戚傳惟實太后曰良家子餘則曰生微曰故倡曰母臧兒其亦詩人之意也夫

左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序亦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則碩人之詩所以憂無子而受制嬖妾非徒詠其美而賢也其三章曰碩人敖敖說於農郊所以弗無子也月令仲春祠高禘焦喬謂高禘

祠在南郊仲春往祠值農事之興故曰農郊也孔子之生尚禘尼山則諸侯之祠高禘禮未必禁也既祠而歸諸大夫皆望莊姜之有子故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也如是而無子則嬖妾之寵固州吁之禍成矣其四章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猶白華之刺幽后而言漉池北流也曰施眾滅殛鱸鮪發發葭揭揭言葭摧則鱸鮪依有眾無所施猶莊公嬖則賤妾張有法不能制也程子曰活活激流貌葭葦眾多貌鱸鮪不順貌施眾不安強大之魚不能制也盖得詩人之微旨矣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謂宣公庶母也先是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矣又娶於陳曰厲嬀戴嬀矣吾不知夷姜為莊姜之娣耶抑更娶於齊者耶傳何以不詳也又曰為急于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今新臺之詩是也生壽及朔夷姜繼宣姜與公子朔構急于而使盜殺之莘奇竊急子之姪以先亦見殺今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衛莊之沒不見春秋而州吁之亂宣公尚在